

张振铎

ZHANG

ZHEN

DUO

强

振

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振铎/张振铎绘. —武汉: 湖北美术出版社,
2006.1
ISBN 7-5394-1826-5

I.张... II.张... III.中国画—作品集—中国—
现代 IV.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01817号

张振铎

© 张振铎 著

策划主编: 张 普 丹 娅

责任编辑: 苏国强

整体设计: 张 普

作品翻拍: 孔 艺

出版发行: 湖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B座

电 话: (027) 87679520 87679521 87679522

传 真: (027) 87679523

邮 编: 430070

http: www.hbapress.com.cn

E-mail: fxg@hbapress.com.cn

制 作: 孔艺工作室

印 刷: 武汉精一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2006年5月第1版 2006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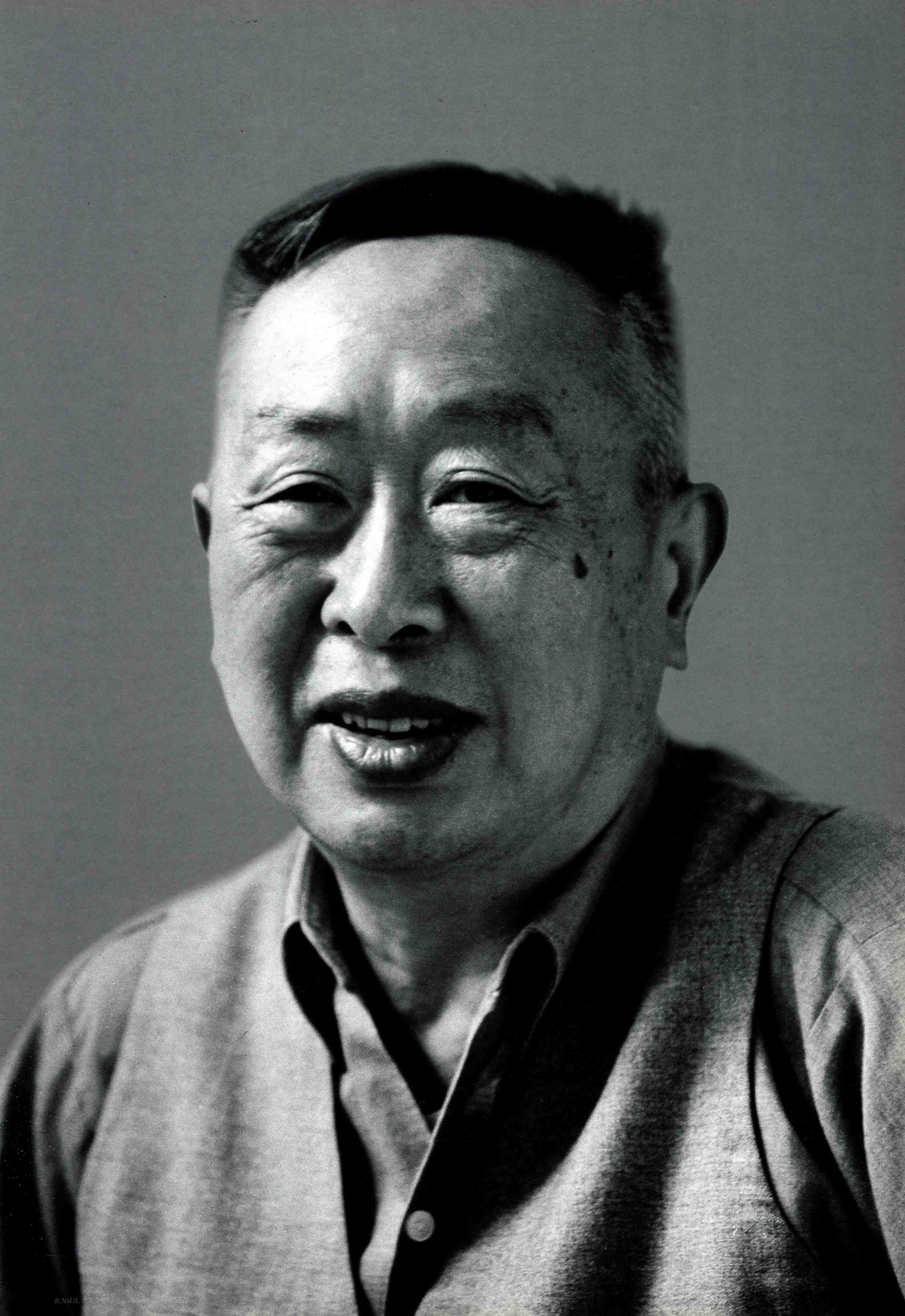
印 张: 22

印 数: 1200册

书 号: ISBN 7-5394-1826-5/J·1445

定 价: 380元(精装)

张振铎(1908~1989)，原名道域，又名鼎生，字闻天，号振铎，浙江浦江人。1927年毕业于上海美专。擅长花鸟画，兼作山水、人物；工书法，善诗词。是我国著名的花鸟画家和美术教育家。出版有《振铎花鸟册》《张振铎画集》《张振铎作品集》。代表作曾在美、日、德、加拿大、坦桑尼亚等国展出，并为中国美术馆收藏。从事美术教育事业60余年，25岁时任上海新华艺专教授，后历任昆明国立艺专、重庆西南美专、武昌艺专、华中师范学院、湖北艺术学院、湖北美术学院教授。抗战初期经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介绍赴延安陕北公学学习，解放后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艺术科长、中南文联筹委、武汉市文联执委、湖北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湖北艺术学院副院长，曾当选为中国文联委员、民进中央委员、湖北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常委。





■ 1943 年吴作人在肃州（今甘肃酒泉）为张振铎速写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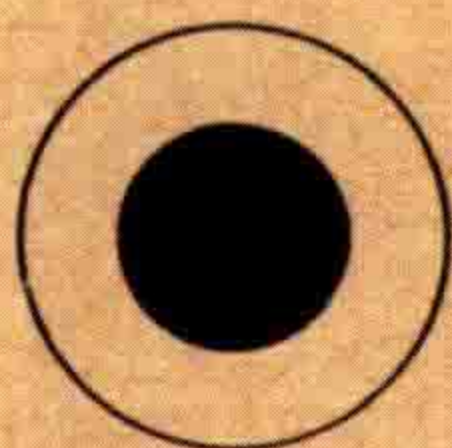
1/4 W 2 1943 11-11

白社畫展

The White Club
Painting Exhibi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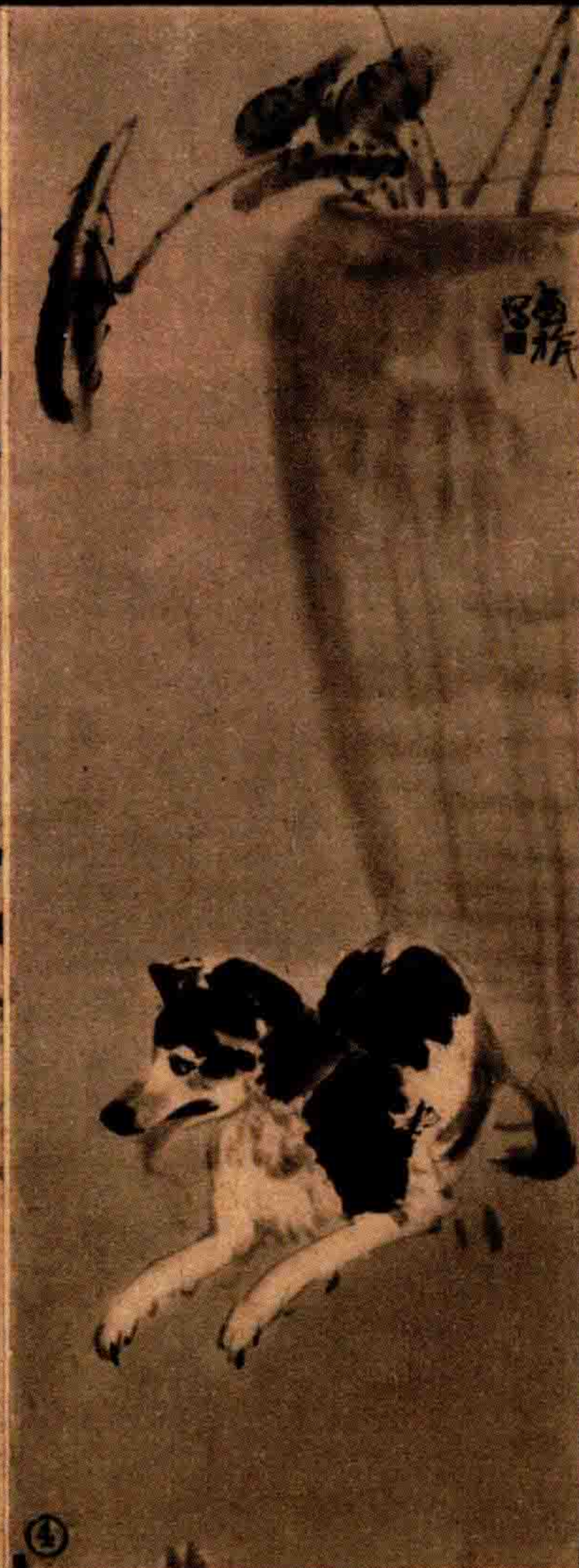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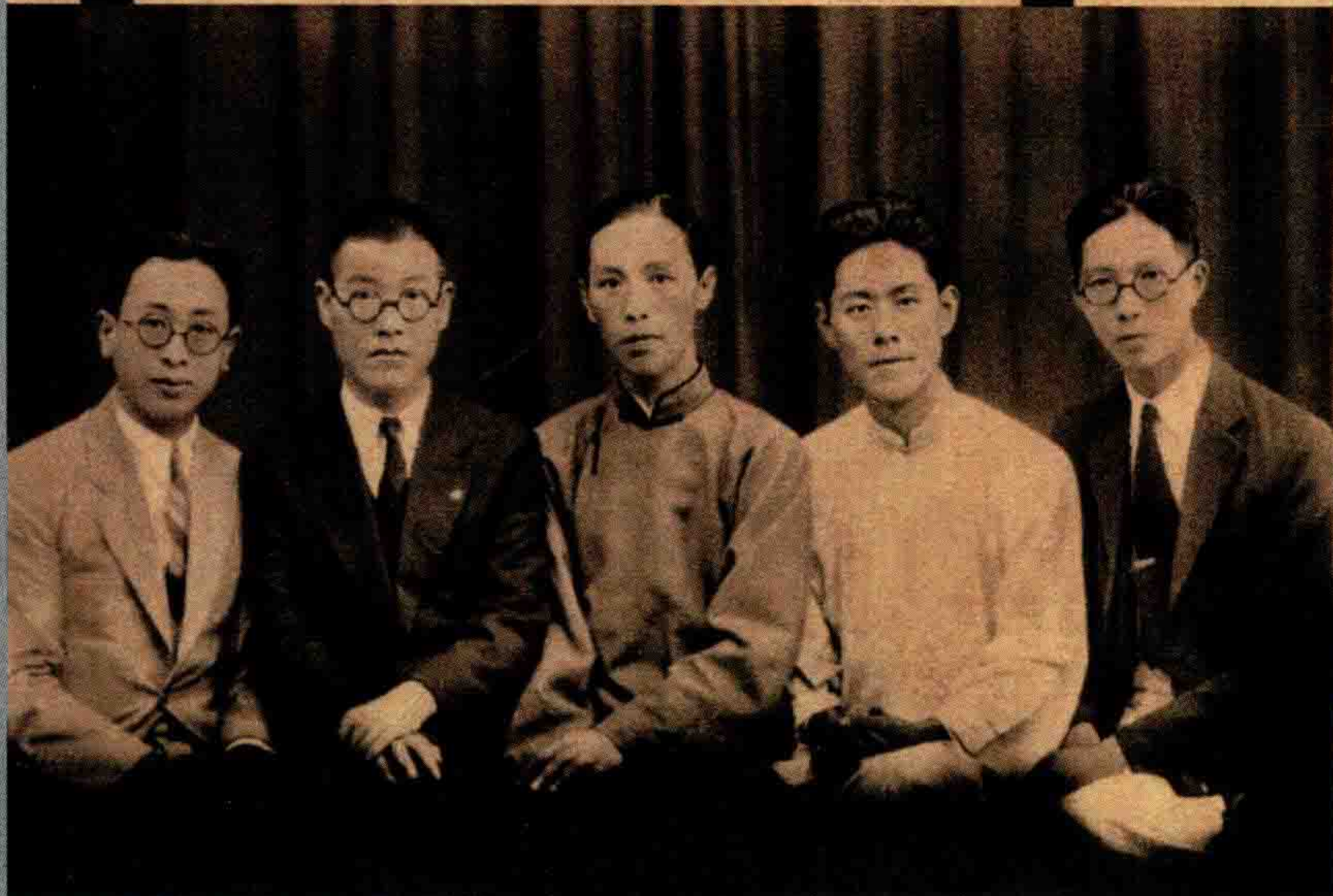
1. Crows
2. Bamboo
3. Dragon-fly
4. Dog
5. Flowers



- | | |
|----------|------|
| (一) 寒鴉 | 吳夢之作 |
| (二) 竹 | 諸聞韻作 |
| (三) 蜻蜓 | 潘天授作 |
| (四) 犬 | 張書旂作 |
| (五) 歲朝清供 | 張振鐸作 |

授上：立杭華海諸大（授上：人下）
海張藝州潘藝美聞學國（海吳由）
藝振專西天專專韻教立張美菊右白
專鐸教湖授教及（授中書專之至社
教（授國（授新上）央旂教（左

Members of the white Club



国人他的论点
并不时髦毛但
它对于传统断
裂来说来说是
否也有点令人
清醒起来的
积极作用呢他
说各门艺术
都有一种原质
关系每逢看到
一位大师何总
可以看出他吸
取了前人的精
华就是这种
精华培育出
他的伟大

王朝闻

一九五二年
一月廿一日

王朝闻给张振铎的一封信

振铎同志

当彻底否定传统
统治格外流行的
的现在观众对
你的画展将会
引起什么不同
以至观点对立
的议论呢在我
看来你从事艺
术教育六十年
之一值得庆贺
的事实自身足
以说明继承与
创造的依赖关
系何况你的
绘画作品对后
来人总有什
得借鉴之点呢
诗人歌德当然

笔墨当随时代

——读张振铎老师的画



游子还乡，总要寻找童年熟悉的路，珍视劫后幸存的断垣残壁，如果发现当年的一棵树仍活着，而且更硕大丰满了，那是怎样的一种欢欣啊！当我读到张振铎老师的新作时，就感受到了这样的欢欣。

我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学艺，潘天寿、吴萸之和张振铎先生是教我国画的三位启蒙老师。潘老师风格高古，意境独特；吴老师重视笔墨，教学要求亦极严格；张振铎老师的作品水汪汪的，湿润可亲。当时在抗日战争的大后方，我们学校迁到偏僻的乡村上课，条件艰苦，能直接得到这几位名师的辛勤教导，真是莫大的幸运，令人终生难忘。

我记得张振铎老师早年画的大都是花鸟、小写意，生动活泼，潇洒自然；画面以墨色变化为主，只偶然点缀设色。早年我从《白社画集》中看到张书旂先生的作品，画得很漂亮，色和粉用得多了，热而甜。而诸闻韵先生则纯用墨色，兰竹画得十分苍劲。张振铎老师似乎融会了两家的优点，他在兰竹的苍劲中追求滋润优美，在花鸟的秀丽中又排除脂粉气。我体会这种审美趣味的表现与潘天

寿老师的影响有直接关系，他那时朝朝暮暮同潘老师在一起生活，一同作画。

潘天寿和吴萸之老师相继故去，健在的张振铎老师是我唯一的国画启蒙老师了，也已经数十年未见面，我这学生已斑发满头，年逾古稀的老师依然创作力旺盛，真是可欣可慰，故每见到他的作品，我总要细细品读。

我了解到，在40年代，张振铎老师曾同关山月、赵望云、司徒乔及吴作人先生等赴大西北旅行写生；此后又常跋涉名山大川，华山、南岳、敦煌、延安……都有他的足迹。花鸟画家张振铎的视野已不局限在花花草草之间，他投身于大自然的壮阔怀抱中。“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气概感染了诗人，更启示了画家。花鸟画里的美感是作者情操的体现。作者的生活面开阔了，感受更丰富了，笔底花鸟的宇宙也大大拓展了。山河气势渗入了张振铎的花鸟画。题材也更广阔了，包谷和油橄榄往往比鲜花更美更别致，并由此引出了画面处理的更丰富多样。很自然，也必然，张振铎又同时画起山水来，他压不住胸中丘壑，挥毫抒写长江大河的壮丽景色。

张振铎老师通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实践，深信必须从时代生活出发，作品才能有新的思想感情，他说画的新意必须根植于生活真实的基础上，他既不同意离开生活真实去搞花样翻新，又反对无动于衷地模拟自然。他又说：“没有形的神是空的，没有神的形是死的。”老画家一直坚持着这样一条艺术实践的道路，追求形神兼备，因此他的作品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雅俗共赏。

张振铎学画是从笔墨入手，从前人的程式入手，经过了相当长的时期，慢慢从生活中发现自己的美感，寻找表达自己美感更贴切的语言。这种转变和发展，对老画家更是十分难得，因为脱离现实生活而只在笔墨中讨生活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张振铎老师的艺术道路还没有走完，丹青不知老将至，他仍在奋力攀登新的高峰，人们期待着他将写出更光辉的续篇。这里，令我考虑到另一条路，就是一开始不必走那么长的前人笔墨之道，在适当摸索笔墨技法规律的同时，先就直接向生活汲取美感，多观察，多写生，初生之犊不畏虎，青年时代就大胆创新，笔墨

渐渐成熟老练那是瓜熟蒂落的必然结果。前辈老师们对艺术道路毕生的探索给我们创造了珍贵的财富，更为我们提供了探测方向的借鉴。有不同的路，最后是殊途同归，但也有弯道，冤枉路。艺术中的“捷径”，往往并非正道，因为它不通高峰。路的问题，正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我学过国画，爱传统，感激我的国画启蒙老师。不过我恐怕不算国画老师的好学生，因我又学西画了，但我并不是国画的叛徒。国画也好，西画也好，学着学着，我愈来愈发现它们之间艺术规律的共同性。我于是想造一座桥，是东方和西方、人民和专家、具象和抽象之间的桥。我总在桥的两岸探寻和勘测。因此，传统的作品，老师的教导以及老师自身漫长岁月中的探索，都正是造桥必需的材料。桥不一定由我造成，但它一定会被造成，而且将有许多样式新颖的桥，我多么想看到这些桥的载重量和流量啊！

（原载《美术研究》1982年第1期）

气韵生动的人格力量

——纪念画家、美术教育家张振铎90诞辰

方长江

在我国当代著名老一辈中国画画家中，张振铎先生的花鸟画成就具有独特的地位。他在我国画史上，是第一位将优秀的吴越文人绘画传统与荆楚人民浪漫主义精神结合起来的画家。

张振铎先生自幼习艺，书画诗文，首受家学，继受名家传教、师友陶冶，走了一条严实的循序渐进的成学之路。他在历史、文化、人格相融的笔墨苦练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文化品性之强烈、人格力量之强大的艺术。

研究者一致肯定，1943年张振铎同赵望云、关山月、吴作人自蜀登祁连、敦煌的写生，沟通了画家的人格精神同大自然造化的联系，拓展了画家的创造境界，张振铎也认为此行对自己的创新获益匪浅，提出“画动物、植物也要使其‘人格化’”。所以笔者认为，论者谓祁连敦煌写生阐明了画家赋予自然以人格化问题，固然切中肯綮，但没有阐释画家人格的品性。诚然，古人今人读书万卷写生万里者不少，笔墨、造型气势恢宏磅礴者不少，但都不具张振铎笔墨、造型气势中雄浑而稳健的生生不竭的力量。因为前者是自然山水、花鸟的人格化问题，后者则是人格的品性，是造化画家艺术风格各别的文化因子。为此，走访张振铎夫人曾竹冰，和张振铎晚年最器重的、并一直在先生身边工作的陈立言，两人都谈及张振铎1938年的延安之行。他们说：“张老晚年经常说到，在延安陕北公学学习时，是平生第一次觉察到中国劳动人民改天换地的力量，以及人民斗争生活的朝气。”因此，说敦煌、延安之行是张振铎与自然、与中国人民实现人格精神、人格品性对象化的契机，根据应该是，达半个世纪之久，张振铎以身心全力投入民族、人民的解放事业、投

入新制度的事业、教书育人、在执教中坚持不渝地上山下乡的人生道路和艺术道路，不仅是画家的自证，同时也是其艺术的诠释。张振铎的文化品性与民族的人格品性同质。

那么张振铎花鸟画艺术人格品性的内涵，亦即内涵造化的风格的个性特色是什么呢？

答曰：雄雄大气。

读《张振铎画集》（下文简称《画集》，例举作品亦见《画集》），我们感觉神游于画家笔下气象万千的众神之间。

首先，观其气。例如经营位置，或是顶天立地；或是居高临下；或是虎踞中原，威镇八方；或是开荒州，养我心源；这是雄伟壮气。笔法骨力、随类赋彩、应物象形是笔墨穿透时空的清新馥气。物象与布白造化一体，则奔涌着生生不息的浩然大气。他这种艺术表现中一以贯之的气韵，劲道灵达，奔而有节，逸而不野，实因“大气”。其次，观其性。画家的一笔一墨，亿万笔墨，笔墨书写的艺术形象，如花之抽蕾含苞绽放者，如树之老干新枝嫩芽者，如鸟之雌雄雏形者，如时之春夏秋冬、早中晚者，如空之左右上下、近中远者，如天之阴晴雨雪、风光云色者……及至撼人联想的笔墨操持行为，其性莫不雄强稳健如藏师百万，雄飞爽朗，如逐浪放舟；雄风大度，如天之焕变，乃至雄而不霸，臻于“大雄”。

张振铎的艺术个性特色，由是不难说明：雄雄大气实乃其人格品性的表证。

张振铎作过一幅公鸡站在汽油桶上高歌的画。产生那幅画的年代，是在我国农村先进地区才能看到简单的农业机械，与张老同行下乡搞创作的画家无不就此潜心捕捉。当大家还在找“点子”时，他已定稿了。

由此，我们说，画家对新生事物的敏感，从事物潜在的原动力内部，去求索艺术表现的丰富完美，也是为张振铎人的文化品性人格力量决定的。

二

“笔墨当随时代”。当代有成就的老一辈画家无不以此自勉，张振铎自不例外，而且以自己的实践体验谆谆告诫后学“值得深思”。

可以这样理解，“笔墨当随时代”是历史文化凝练于画家个人的书写笔墨新创造、新成就上的轴心。

首先，画家于白描、双勾、小写、大写、兼工带写，大设色、淡作色等笔墨技法，无不专擅而功力纯熟，可谓集传统笔墨与时代新法之大全。这一创，开创了以多法写一神，一神化万意，应物应境应情，自由运法，法到神具的新境界。

其次，“亿万”笔墨书写的艺术形象之形，即写一画之景及植物、动物、花、鸟之形体，具象、意象、抽象，三象兼融并写；象写物形于外，内则隐藏着西方写实主义绘画那状物的自然生态与解剖结构的严谨，色层、体量的丰富，品素质地的触感。以《觅》《黄菊》《端阳佳品》《五月红》《梅》等为代表，意象犹为鲜明，擒之不得，恍兮惚兮，是谓“形之神”。从造型和技法功力言，是以书写形的完美、具象的意象概括、抽象于意象的升华。从创意创法言，是对形自身的神的书写，是化法于神，以形神写我意中之神的表现。

第三，构图、取势、传神、表意，在行云流水的笔韵中，幻化着或强烈或微妙的冷暖色、深浅色、黑白色的对比关系，同时交织着色彩推移构成的变化，而又具西画那种色调与调子的和谐统一；在和谐统一

中展示着画家雄韬大略的运筹，变化着画幅的色调与调子。以《樱花鹦鹉》为例，鹦鹉是光源体，前层右与下的重笔墨色是逆光下的花与枝，里层是樱花一片璀璨的受光面，左中与下的里层两块，是鹦鹉身光与阳光正背相照而又受光强弱有别的花与枝，中间层与远景的“布白”，虚与实，弥漫的是蒸蒸大气与光波色流融汇的时空。《樱花鹦鹉》鸣奏的是一曲基调晶莹玉透的光、色、气、力造化的生之美的圣歌。《双鸡》以两鸡不同的光色处理为情趣。前者舒展的翎毛间，焕发着自身层层反射的暖色光，诚如一只燃烧的小火球。后者半在绿草阴下，半在阳光中，酣醉在清新富丽的春光暖气的沐浴中。飞白是生命力的光泽与自然光相碰击的高光，从而将全身辉映成一个五彩斑斓的光源体。而《蓖麻双雀》则在天宇烂漫与大地升腾的冷暖光色的造化中生长。古松老鹰《卓立》在苍郁的天宇，生命的种子(松子)在无极的时空中闪耀着朵朵金花。

以墨色写光，前人创之，一般画题其意多在于写形。执全法写自然光色，以自然光色写神，则构成张振铎花鸟艺术的个性特色，作品抒写出张振铎先生对人生的大美、为人生而人生的生命力的讴歌、理想和崇拜。

三

回顾历史，文人画思想的开创者苏轼为了直抒意气，表现意气的劲猛，把古松老干写成一个草书字形，写竹不写节，自信“神会”为“形器”不可求，实践法到功不力，理论矫枉过正，无法强为法，结果损形害意。石涛从自然变化从实践创造悟得创意创法无止境，意与法的变化无止境，但也自认在山水画构图上脱不了前人窠臼。苏轼与石涛相距六百余年，两人都